



微子

服部文庫
417
221
9





117
221
9



論語徵士

日本 物茂卿 著

陽貨章朱註義也禮也欲其稱也不終絕也理之直也言之孫而亦無所詘也仁齋先生曰似則似矣然若聖人之德之大欲言言而論句句而議焉則是欲以昭昭之多而觀天一撮土之多而量地也零碎支離多見其愈鑿而愈遠矣二說或一道也不可執一而廢一焉何則仁齋以不為己甚為之解是信孟子者也孟子亦對伯夷柳下惠云爾若固執其說則天下百孔十竅不為己甚以贊孔子而未足以盡

下為己甚孟子離婁篇
萬章篇

論語徵士

湯雄謂法言五百篇

微服過於宋史記仲尼世家

今按過宋事見孟子兼章篇而作微服而過宋而疏集注並同

孔子也。昭昭一撮以量天者。亦誰其各也。日月逝矣。歲不我與。雖陽貨猶能為此言。三代之士大夫風流可觀。乃先王之詩教也。又揚雄謂孔子敬所不敬。誦身以信道。龜山謂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誦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朱子采之。夫古所謂道者。謂先王之道也。孔子雖曰桓魋其如予何。然亦微服過於宋。恐文之喪也。豈非誦身以伸道邪。道外無身。身外無道。亦謂其行合於先王之道也。其在孔子固矣。孔子之於陽貨。豈外道哉。所指各異。而龜山不解子雲之言。且果其言之是乎。則孔子當以孟

孟子待王驪見公孫且及離婁篇

此而知之則篇

十室之邑公治長也

子待王驪者待陽貨。是孟子耳。豈可以論孔子哉。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者性質也。人之性質初不甚相遠。及所習殊。而後賢不肖之相去。遂致遼遠也。已。孔安國曰。君子慎所習。得之矣。然孔子之心實在勸學。如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正與此章相發。馬上。即上知。下即下愚。學知困學。乃指常人。故習誠有善惡。而孔子之意專謂及學而為君子。而後其賢知。才能與鄉人相遠。已未嘗以善惡言之也。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丘者焉。不如丘之學也。亦同意也。

論語集注

豬

不遇於韓詩所謂欲知學之凡愚在一初兩家
 各生子提孩巧相如少長聚嬉戲不殊同隊魚三十
 骨骼成乃一龍一豬耳後漢黨錮傳引此而曰言者
 惡之本同而遷染之塗異也可見漢儒相傳之說已
 自孟子有性善之言而儒者論性聚訟萬古遂以為
 孔子論性之言而不知為勸學之言也蓋孔子沒而
 老莊興專倡自然而以先王之道為偽故孟子發性
 善以抗之孟子之學有時乎失孔氏之舊故荀子又
 發性惡以抗之皆爭宗門者也宋儒不知之以本然
 氣質斷之殊不知古之言性皆謂性質何本然之有

荀子作性惡篇
 孔氏之舊當作孔子
 之舊

仁齋先生辨之者是矣然仁齋又以為孔子孟子其
 旨不殊焉其言曰人之性質剛柔昏明雖有不同然
 而至於其有四端則未嘗不同譬之水焉雖有甘苦
 清濁之異然其就下則一也故夫子以為相近而孟
 子專以為性善可謂善解孟子者已然孔子之意不
 在性而在習孟子則主仁義內外之說豈一哉且孔
 子以上知下愚不移而孟子則人皆可以為堯舜則
 孟子亦豈非以理言之邪大氏孟子之言皆與外人
 爭者豈可合諸孔子哉

唯上知與下愚不移或以為子曰行仁者原惠以

辯

二語相發故連記之豈必一時之言哉凡言亦有若
 是者焉豈可拘哉下愚謂民也下愚之人不能移則
 以為民而不升諸士也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
 知之以學習所不能移也初非惡其愚焉又唯言其
 愚不可學耳未嘗以善惡言之矣何則以知愚言之
 而不以賢不肖言之也如程子以自暴自棄論下愚
 大失孔子之意焉蓋自有孟子性善之說而學者以
 善惡見之遂曰習有善惡而至於以下愚為桀紂之
 徒焉又自孟子好辯而學者率以言語為教務欲以
 言語化人一如浮屠至有不可得而化者則以下愚

目之矣又其意謂聖人可學而至焉氣質可變而盡
 焉以此立說則至此章而窮矣故遂以自暴自棄目
 下愚其心謂下愚不移非氣質之罪也其心之罪也
 是皆坐其不知先王之道又不知古之教法故失孔
 子當時之意耳蓋移云者非移性之謂矣移亦性也
 不移亦性也故曰上知與下愚不移言其性殊也中
 人可上可下亦言其性殊也不知者則謂性可得而
 移焉夫性豈可移乎學以養之養而後其材成則
 有殊於前是謂之移又謂之變其材之成也性之成
 也必書子習與性成其性之移也者

地志載蘇州常熟縣吳公祠
即子游也

武城必有急務也。而子游不知也。禮樂之治，徒循常法，幾乎迂矣。然其事必有不可顯言者。故孔子微言爾爾。及於子游，猶尚弗悟也。孔子直戲其前言，而不復言其意耳。蓋魯公室弱，而三家強僭，其在當時，必有不可得而言者。然今不可知其為指何事，爾吳有子游祠，則子游亦終有悟於孔子之言，遂不終為魯臣而去歟。後世詩學弗傳，則人莫知孔子多微言也。則以為驟聞而深喜之辭，深味其言，豈全無意謂者哉。禮樂仁之術也。故君子學之，則愛人禮達而分定。

存經廣要通章

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故小人學之，則易使。孔安國曰：道謂禮樂也。漢時傳授未失其真者如此焉。後人以當然之理為道，遂刪之悲哉。
興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何晏解也。興周道於東方者，尊王室以號令天下。管仲之事也。而抑三家不足道矣。後人或執孟子以仁義治邦為說，則何必言周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亦問行仁政也。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非謂行此五者即仁也。欲行仁政於天下，必行此五者。然後仁可堪而行也。故為仁與為已復禮。

克己復禮論篇

曰教

其不仁義訓為為謂也非多血必人亦倫正聚歸
人信任我焉為事有功焉使人而人不怨焉而後仁
政可得而行也非有此五者則欲行仁政不可得也
子張才大故孔子以行仁於天下告之孔子以天下
告者惟顏子子張耳師過商不及豈非才大乎所以
曰過猶不及者謂各有所長短也傳先王之道于後
世則子張不及子夏焉至於子思孟子皆以議論與
天下之人爭故動曰天下天下焉後世狃見其言而
謂孔子亦爾殊不知孔子之言天下者自有其意謂也
朱子不知之曰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可謂窘

已
吾豈匏瓜也哉古來以為苦匏焦弱侯獨以為星名
得之廣雅曰匏瓠也瓠即壺盧豈分甜苦詩匏有苦
葉其葉苦已豈足以為苦匏之證乎且所謂繫者如
日月星辰繫焉之繫以為星名則得以為苦匏則不
得也且以苦匏為喻鄙俚之甚以星為喻如維南有
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三代以上
七論士大夫雖閭巷兒女輩能識星緯故時俗有是
諺而孔子引之豈不然乎石氏星經史記隋書或曰
或曰瓠瓜或曰瓠瓜其星在須女須女賤女水

嘗言其疏於采事凡星以類相從匏瓜乃古與瓜
為蔬蔬總名象以命之已蓋在古言匏瓜當為二物
以為苦匏則為一物是後世之言耳故知焦說為是
也焉能繫而不食何晏曰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
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得之朱子曰匏瓜繫於一
處而不能飲食果其言之是乎則孔子之往為鋪餒
也仁齋先生曰夫子昔者所言即君子守身之定法
篤信者或能焉然未盡仁也夫聖人之視天下猶已
之身視其疾苦猶已之遭災溺苟有善意以嚮之則
豈拒其召也哉若拒而不答則是善自我絕而幾乎

棄絕天下矣可謂仁哉夫人生斯世當為斯世之用
若生斯世而無資於斯世則曾草木之不若豈足為
學乎故曰吾豈匏瓜也哉而門人於弗擾佛盼二章
皆記其欲往而不記其卒不往者蓋示人以夫子仁
天下之心而其不往者不暇論焉有味乎其言之
六言六蔽蓋古語也其它如請問其目行五者於天
下三樂三友三畏三愆古人以條目教之以條目守
之其為實學可以知己後人輒欲以一槩之論通之
不務實故也是蓋其意以一貫為大小大事自謂使
也先孔子時必與甫而登其所自守一事之說以

首問其目顏淵篇行五者
本篇三樂以下並見季氏
篇

禮樂得於身教見

可陷可罔罔之類
子產爭見孟子離婁篇
書刊注

本學者耳豈不妄哉。言之蔽皆在不好學。而泰伯
篇直之。絞勇之亂皆以無禮言之。蓋古之學。謂詩書
禮樂以學先王之道。而詩書義之府。禮樂德之則。則
其所以成德者。專在禮樂焉。故曰。禮樂得於身。謂之
德。是以此以不好學。彼以無禮。其旨一也。仁之愚。朱
子曰。若可陷可罔之類。得之。蓋如子產之以其乘輿
濟人於溱洧。文帝之以笞杖易肉刑。是也。何則。肉刑
猶得生。乃有死於杖下者。豈非愚哉。仁齋曰。仁者愛
人。然不學以照之。則柔而無斷。如婦人之仁。是專以
學為知之事。以仁為慈愛。可謂不知仁。又不知學已。

知之蕩。朱子曰。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得之後。儒掃
禮樂鬼神而一歸于理。亦蕩已大白。知者象天。仁者
象地。故其蔽也如此。信之賊。謂任俠之輩也。說者徒
以害道敗事為解。可謂不得其解已。剛之狂。孔安國
曰。狂妄抵觸人。得之。朱子曰。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
體。則勇剛一也。殊不知六言本言六種德耳。德以性
殊。故有多品。然必學以成之。然後可以為德。當其未
成德。則性之所近好之已。勇謂其勇。仁之氣剛。謂性
不柔順。本自不同也。仁齋曰。六者必待學問而後救
偏補弊。能成其德。比之世議論已殊。不知學。則其身

於先工陶器之中矣。能納身於五穀之中
以養其德。仁知信直勇剛皆成其材。足以有用焉。
不必救其偏補其弊也。辟如推鑿刀鋸各有其用已。
詩可以興。孔安國曰興引譬連類。可以觀。鄭玄曰觀
風俗之盛衰。後漢去前漢未久而孔說非鄭所能及。
也。何況朱子乎。大氏詩道性情。主諷詠觸類而賦。從
容以發言。非典則旨。在微婉繁繁雜雜零零碎碎。大
小具在。左右逢原。故其義無窮。大非它經之比焉。然
其用在興與觀已。興者從其自取。長轉弗已。是也。觀
者默而存之。情態在目。是也。朱註感發志意者。觀也。

非興也。考見得失者。僅其是非之見耳。安可以盡觀
之義乎。凡諸政治風俗世運升降。人物情態在朝廷
可以識。閭巷在盛代可以識。衰世在君子可以識。小
人在丈夫可以識。嬖人在平常可以識。變亂天下之
事皆萃于我者。觀之功也。書為聖賢大訓而禮樂乃
德之則。苟非詩為之輔。則何以能體諸性情。則悉不
遺哉。及於興以取諸則。或正或反。或旁或側。或全或
支。或比或類。不為典常。觸類以長引而伸之。愈出愈
新。辟如繭抽緒。比諸燧之傳薪。取自我者可施天
下焉。日興一日也。豈非教法之若水乎。詩以

主文諱諫言者無罪詩序文

為之則則不能應也必變化之蓋哉此可之用
全在具二也。也可以羣。可以怨。皆所以用詩之方也。
群。孔安國曰。群居相切磋。怨。孔安國曰。怨刺上政。蓋
此二者。皆以興觀行之。無事則群居切磋。諷咏相為。
則義理無窮。默而識之。則深契於道。此非羣乎。有事
則主文諱諫。或唱酬相承。以引之者。興也。或不言而
賦以示之者。觀也。言者無罪。聞者不怒。此非怨乎。朱
註和而不流。怨而不怒。皆無關於詩焉。邇之事。又遠
之事。君亦皆以興觀群怨行之。至人多識。乃其緒餘。
舊註盡之。

馬融曰。周南召南。國風之始。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三
綱之首。王教之端。故人而不為。如白墻而立。朱子曰。
周南召南所言。皆脩身齊家之事。正墻面而立。言即
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仁齋云。二
南之詩。皆言盛周王化之所及。而脩身齊家之事。無
所不備也。苟不讀二南。而知先王風化之盛。其何以
能除我鄙陋之氣。而造夫廣大之域。故曰。其猶正墻
面而立也。與。蓋譏夫苟安於目前之小康。而不知聖
世之大同。樂得淑女以配君子。言關雎耳。二南何
意脩身齊家。一事夫。不曉語。定脩身。月之小之

事豈南戶力盡吉大同不才語仁失
 之矣。其書不學牆面故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者
 言其不學耳。古之學詩書禮樂而詩禮為先。二南亦
 為詩之首。故孔子云爾。且君子生於周世則學周家
 先王之道以成其德。得為周家君子而二南實可以
 見周先王教化之盛。自家而國以及天下焉。故周世
 學問之道必由斯始。已後世儒者祖佛老之習。誤謂
 學以成聖人而不識學以成當世士君子。故所見皆
 後世窮措大解。如此章不為二南之為牆面皆不得
 其解。妄言云云可醜之甚。

禮以玉帛云。樂以鐘鼓云。皆其大者也。故此章孔子
 為人君言之。蓋先王禮樂之道。施於已則以此成其
 德。用於人則以此成其俗。先王之所以施不言之教
 成無為之化者。專在此焉。然世之人君不識此而徒
 以悅耳目之具者。衆矣。故孔子有此言也。馬鄭以安
 上治民移風易俗。是此章所主在人君。故此解得之。
 朱子以敬和言。程子以序和言。皆其家學。徒言其理
 而遺其事焉。且敬序和。豈足以盡禮樂之理哉。至於
 程子盜亦有禮樂真亂道哉。夫三代以下所無
 而謂城一可平意極言樂示離

孟子盡心篇荀子正論
篇曰上端誠則下原慈
矣

之意曰... 不真... 人而吾... 豈可得乎... 之聖人者不可得而及之矣故尊信其
道而奉之必有是心而後可得而教之焉乃欲向不
信之人而以辨言俾其信之是孟子以後之失也
色厲而內荏是主色而言謂色莊而內不莊也不言
心而言內故知其主色而言也仁齋乃謂色欲溫心
欲剛謬哉剛誠美德然好剛而不好學其蔽也狂未
聞古有心欲剛之言焉仁齋昧乎辭而造是言豈非
理學之弊乎

鄉原朱子據孟子為之解引荀子証原之為愿可謂

善解已何周云云蓋未睹孟子耳德之賊也謂賊德
也言賊害有德之人也蓋鄉原似有德而非有德一
鄉之人皆以為善人是足以亂有德之人則亦能妨
害於有德之人故云爾

道聽而塗說謂口耳之學也道塗亦喻耳馬融以為
道塗之傳說亦不識言語之道矣德之棄也謂棄德
言也德言者謂有德人之言也古者受諸師學而得
諸已驗諸其行然後言孔子曰有德者有言古之貴
德言
之學雖無所得於已亦言之至於不得
於已而曰... 者是人... 其知... 矣

孟子曰憲問篇

野

燕故有

由此亦可知也朱子曰雖聞一言亦為

已有是自其德也可謂失於辭已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何晏曰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之

楚俗言可見古人解有所本已蓋孔子時俗言何晏

時猶在楚也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鄭玄曰無所不

至者言其邪媚無所不為朱子曰小則吮癰疥痔大

則弑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可謂深切痛快已

斲之曰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

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

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

孔子曰述而篇

夫也是後世之論也左傳曰大上立德其次立功其

次立言是古語也孔子亦唯言求富貴之失而未嘗

及功名觀其取管仲可以見已道者先王之道也學

先王之道以成德於已所謂道德也其學先王之

道以成德於已亦將以用之於世故孔子曰用之則

行舍之則藏豈無用之謂哉後世內聖外王之說論

於人心腑而後道德與功名判焉如孔子時亦豈無

求功名之失哉然孔子不言之者功名之不可棄也

故斲之之言亦獨善其身者之言也其所謂道德

者亦一曰道也者察諸

子曰許昌所載之有言曰

子張篇句夏曰大德不踰

老子五十八章

或是也以也三者有也亡無通或具之亡也者無有是也古之狂也肆包咸曰肆極意敢言此解本於孔安國妄抵觸人意今之狂也蕩孔安國曰蕩無所據是亦謂世衰而禮廢也朱子曰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子張篇句夏曰大德不踰乃誤解子夏之言者子夏豈以狂者為至哉理學之失名不當物者如此夫古之矜也廉馬融曰有廉隅是別於廉潔之廉然如老子廉而不歲古唯謂廉隅耳稱不欲為廉蓋後世之言耳論語中言不欲者即後世之廉也矜本矜莊之矜美德也未有以為狂愚之類者矣蓋矜即捐捐或作環或作矜古

君子專力於大德若欲必及於小者則有時出入可也

深意下

告顏子衛靈公篇

字通用耳如鰥矜通用蓋捐或由鰥轉用老而無妻亦自守大過者所為也今之矜也怨戾孔安國曰惡理多怒惡理或漢時言或有脫悞惡紫之奪朱也此一句譬喻惡鄭聲之亂雅樂也即告顏子放鄭聲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即告顏子遠佞人也聖人之道禮樂而已矣故惡此二者焉學者多以利口之覆邦家為變亂是非是誠然然所謂是非者苟不以禮為據將何所底止故後儒益辨是非而是非益不定矣學者察諸鄭聲之亂雅樂亦其可娛人子張篇句夏曰大德不踰於雅樂故聖人惡之故之

予欲無言朱子有見乎高妙也故曰學於人以言語
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
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
之仁齋有見乎平實也故曰學者專貴言語而不知
貴實德故夫子發此以警之殊不知此章本為教而
發也教者謂禮樂也夫學者既知貴聖人豈以言語
觀孔子乎故朱子說非矣又若仁齋之說則非夫子
不欲言而欲學者之無言故夫子姑以是警之耳且
所謂實德者苟非言以教之則何以能知之行之而
成其德乎則學者之惑益不可解焉孔子時語意必

不若是矣何晏曰言之為益少故欲無言此古來相
傳之說故其言雖淺乎反得孔子時意焉蓋先王之
教禮樂而已矣其意以為言之為益少也故以禮樂
教之及孔子時禮樂存而人不識其義故孔子明其
義以教之於是乎學者皆以為義止是焉豈知言之
為益少也不可以廣色莫所遺也孔子舉一隅以言
之耳及於或稍深切其言以詳悉之也學者愈益以
為義盡是焉而不知其猶墮墮乎一端也害生於是
焉故孔子欲無言明禮樂之義不可以言盡也觀於
子貢小子何述焉則孔子為教而發者矣夫禮樂

事_也矣。莫有言語亦其尊先王如天。天以明其不待言而可默識之也。夫禮樂之教至於默而識之其義莫有窮盡也哉。噫。二先生之不知道一低一昂。簸弄聖人之道。以至使學者莫所準則者。豈不悲哉。朱子又謂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是亦謂其相近耳。彼以已言之。故不引天。此以先王之道言之。故喻以天。孔子尊天至矣。尊先王之道至矣。豈以天自喻乎。孺悲欲見孔子。程子引孟子不肖之教誨。為是不肖之教誨。孟子蓋傳孔門之義云爾。

孟子曰教亦多術告子不肖之教誨也若曰是亦教誨之而已也

第

孔子時當革命之秋。孔子之道大行於天下。必改禮樂。宰我之智。蓋窺見其意。故有期可已矣之問。是非已欲短喪也。言若制作禮樂。則期可已矣耳。不然三年之喪。先王之制也。當世之人。遵奉而不敢違也。况宰我之在聖門。豈無故而有此問乎。宋儒好自高而輕詆人。止論已仁。齋先生怪其孔門高弟。而有此問也。乃曰。其必在於具慶之日乎。是不得其解而為之回護者也。夫禮者緣人情而作者也。故孔子曰。安則為之。後儒不知道。故以為深責。宰我可謂謬矣。宰我曰。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可

見禮樂重耳故宰我不以禮樂若
後世儒者何有此言乎鑽燧改火仁齋曰今詳本文
明是一年一改火而非四時各變火則不可專據周
禮以解此章也是仁齋執一部論語而不信它經言
教至孔子而斬新開闢而輕先王之道故作是言耳
且周禮司燿氏但有變火之文而春鑽榆柳等說鄭
玄不言但引鄭司農何晏亦引周書按正義鄭子周
書其義為一則其為鄒衍等所創亦未可知也且其
意以為一改火者豈清明之日邪本文曰舊穀既沒
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則十二月死者三月

改火輒除喪邪春夏死者九月穀升輒除喪邪本文
唯言農時一周改火一周以明期可已之義耳亦昧
乎辭之過也仁齋又曰稻糯也穀之甚美者殊不知
在田曰稻刈獲曰禾去藁曰粟去殼曰米米而未舂
曰糲已舂曰梁皆一物也而稻為糯粟為秫類梁為
粟中一種皆後世鑿家之說非古言矣仁齋又曰夫
子於父母有所怙恃乃得生育自天子以至于庶人
一也苟能知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之意其
誰有疑於三年之喪而聖人制為三年之喪者蓋取
絕報復抱之恩爾豈以此為足親之道

曾子曰學而篇

者蓋臆說也。仁齋可謂不識禮，又不識中矣。夫三年之喪，以盡子之哀，聖人之心，以此為足以報懷抱之恩，則豈不迂乎？然孔子所以云爾者，迺禮之所取于類，為爾。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是制禮之意也。且所謂中者，謂聖人為民立極也。故漢儒解極為中，極者謂聖人立此而俾民守也。宋儒不識是義，乃取理其臆而欲睹夫無過不及意，仁齋亦爾。予故曰：不識禮，又不識中也。

下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馬融曰：為其無所據。

博物志：堯作圍碁，曰陶侃曰：圍碁堯舜之教愚子。

樂善生淫欲。漢儒雖笨乎，不失古時意。如此解亦大佳。孔子可謂善識人情已。禮樂之教，亦有此意。博局戲如雙陸格五類奕圍碁也。孔子此語，必有所為而言之。今老而無世務者，或以此消日，或持念珠稱佛，必合於孔子之心。不然者，皆無所據。樂善生淫欲也。相傳丹朱愚堯作碁教之，或以為舜教商均。予則謂：豈無是事哉？其處朱均必當如舜於象已。使有司治其國政，則為朱均者宜無事事焉。無事事則無所據。樂善生淫欲，故教之奕以制其心，亦或聖人之術然。

馬融曰：為其無所據。下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馬融曰：為其無所據。

無
敬者已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是問以上
勇。答以上義。蓋欲其以義裁勇。故曰。君子有勇而無
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皆謂素有勇者也。仁
齋曰。義者聖人之大用也。大而死生存亡。小而進退
取舍。必由是而決。故義以為上。則志有所立。而氣有
所帥。此援孟子浩然以解此章。殊不知孟子言義以
生勇。自與此章不同矣。且所謂義者。先王之古義也。
古曰。以義制事。故勇者以義制其事。則雖勇不至為

此子也。然氣公孫又篇

曰尚書仲虺之誥

亂盜也。仁齋乃謂義與勇相似。可謂謬已。勇德也。義
道也。豈可為似乎。皆昧乎古言之過也。

惡稱人之惡者。稱揚也。揚言之也。君子豈絕口不言
人之惡乎。至於揚言之以播於眾。則惡之。朱子曰。無
仁厚之意。仁齋曰。薄也。皆不識稱字之義。居下流。再
見子張篇。彼謂身為逋逃數。辟諸眾流。所歸焉。此亦
謂身為眾惡人所歸會者。大氏訛上者。冀有以規箴
挽回上意也。若其身既為眾惡所歸。湊者是眾所賤
也。雖有所諂諛。亦不足以規箴挽回上意。徒以弱其

湊

也。雖有所諂諛。亦不足以規箴挽回上意。徒以弱其

聖人豈惡之乎。稱揚人之惡居下流。正訖上。皆可以
增薄俗。害政治。故聖人惡之。勇而無禮者。果敢而窒
者。皆必至為亂。故聖人亦惡之。窒。馬融曰。窒。窒塞也。
邢昺以為窒塞善道。然此與無禮一類。止當言其人
未必言其事。從馬融可也。微。孔安國曰。微。抄也。抄人
之意。以為已有。朱子曰。微。伺察也。然遍檢字書。無此
義。微。僥同。僥。幸亦抄取之義耳。蓋微。訓伺察。乃朱子
以其意為解者。後世之見也。孔子時。猶以政治為道。
故善出謀。惡為知。後世則以學問為道。故無所不知。

為知。故訓伺察。非古義也。訓抄為得古意。微以為知。
謂抄取人之嘉謀善慮。以為己知者也。仁齋先生曰。
夫子之所惡。是惡人自不知其不善者。其意平也。其
惡易知。而無意於惡之者也。子貢之所惡。是惡人自
以為善。而其意甚不善者。其情似刻矣。其惡難察。而
有意於惡之者也。唯夫子之言。猶天地之易簡。而易
知。易從。豈不天哉。仁齋此言。真理學若流之言哉。大
氏世所謂道學先生。岸其情。呻吟以求。程子所謂意
味氣象者。如此言。豈不鑿乎。殊不知子貢所惡。是以

所惡
惡惡亂德者所關仁者以焉是知也
微不孫訐以亂之然比諸孔子所惡者無害政敗俗
之事此孔子子貢所以殊已仁齋不知而為之解可
醜之甚且自不知其不善者是無意為不善聖人豈
惡之乎

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小人細民也女子以形事人
者也細民以力事人者也皆其志不在義故迓之則
不孫遠之則怨

殷有三仁何晏曰仁者愛人三人行異而同稱仁以

其俱在憂亂寧民朱子曰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
不拂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仁齋曰三子
皆忠君憂國不為身嫌故皆謂之仁又曰仁實德也
故至誠而不偽至正而不偏皆自慈愛惻怛之心而
發三仁當去而去當為奴而為奴當死而死皆出於
至誠惻怛之心而有痛哭流涕之意但去則似於忘
君為奴則似於辱身故夫子原其心而總斷之曰殷
有三仁蓋為微子箕子暴白其精誠也猶孟子所評
禹稷顏回同道之意愚按三子之行其羊可得而

則焉

建

可得而

而
以定所謂仁者而不言三子之心必合言一所有者
以解孔子為仁之意焉。是以其說皆雖可聽吾未
其果合孔子稱仁之意乎否也。朱子所謂至誠惻怛
仁齋所謂至誠而不偽至正而不偏。此皆吾所謂各
以己所見者也。幸三子之行其詳不可得而聞焉。則
朱子仁齋之說人不能斥其非是也。然律諸管仲而
其說窮矣。故知何晏之說優於二家也。且如仁齋之
說止可謂之忠耳。大氏道學者流率皆以知道自任
競言古聖賢心中之微。典籍所不載者。豈可不謂之

鑿乎。今且據仁字之義。參以論語之文。比干之死。必
在微子去箕子為奴之後也。其所諫必在用微子箕
子之言。而先是微子箕子亦必告紂以保宗社安天
下之事耳。夫有安天下之心。而又有安天下之功。謂
之仁。管仲是也。有安天下之心。而無安天下之功。不
得謂之仁。有安天下之功。而無安天下之心。莫有此
事焉。如三子者。有安天下之心。而無安天下之功。雖
無安天下之功。然使紂從其言。則亦足以安天下。
謂之仁。今之可言者。止於此。

知者專也。仁齊味其言以為仁。人不能言矣。是仁
 以其氣象優游不迫而已。可謂不知仁而強為知
 者也。且古所謂知者。其知必於仁。是以肖於仁
 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古來以為景公言。而仁齊乃謂
 孔子言。下文有孔子行。則曰之為景公。曰豈不然乎。
 昧乎辭而好奇。祇貽人笑耳。
 齊人歸女樂。仁齊先生曰。按史記世家。齊人歸女樂
 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行
 今據孟子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膳肉不至。

不規冕而行。而無齊人歸女樂三日不朝等事。竊疑
 歸女樂與不致膳。本非一時之事。史遷合二事以係
 定公十四年。下者非也。莊周書亦言孔子再逐於魯。
 益可証矣。此說亦可備一說。
 孔子欲見楚王。蓋聖人之過也。接輿過而歌。其辭若
 譏。而實所以喻孔子也。門人錄之。見聖人之多助也。
 後世詩學不傳。遂以為實譏孔子。夫此孔子以鳳。豈
 譏之者乎。孔子欲與之言。朱註蓋欲告之以出處。
 意其意以為孔子次使接。

孔子

可人

力想亦可

語諺已孔子之欲其之言也。其為狂而欲與之言也。接輿之趨而辟。遂其狂態也。所以遂狂態者。不欲使人覺其為佯狂也。接輿必是姓。或云姓陸名。通接孔子之輿而歌之。妄哉。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言天下人君莫有可與有為者。而欲輔何人以變易天下也。以不必訓與訓亦同義。辟人之人。本指人君。可見天下皆是亦指人君也。學者多言天下之人皆無道者。非孔子時語。意欲覆而不輟。升庵曰。賈總曰。古曰耨。今曰勞。

勞即到切。記文。耨摩田器。諺云。耕而不勞。不如作暴。此說與舊說不同。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亦指人君。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亦謂若使天下人君皆有道。則丘何必欲輔之變易風俗哉。朱註盡之矣。仁齋乃曰。桀溺欲變易天下。聖人欲變易天下。又曰。天下有道。猶曰人之有道也。言天下自有君臣。有父子。有夫婦。吾以斯人而治斯人而已。何用變易為。可謂昧乎辭已。凡諸書。天下有道。邦有道。無道皆以人君言之。而所謂道。皆先王之道。只以風易俗。莫善於樂。聖人可也。言如未。讀書者何。

其曰子

中庸

庸道不遠

而中庸亦

指先王之道而言。吁，好奇之甚。一至于斯歟。按《卷》石經孔丘與下無曰是也三字。稷下無而子路下無行。夫子作孔子。撫作撫。

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朱註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失之。蓋言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者，皆為夫子。子以何人稱夫子也。子路曰：鄭玄曰：留言以語丈人之二子。朱註因之。而又曰：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為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為竊疑孔子使子路述其意，何必然也。福本

或曰：抑此一詞謂荀子非十二子篇

詩正月小雅祈父之什

似是。按蔡邕石經植作置。古字通用耳。

虞仲。朱註以為太伯弟。仁齋先生以泰伯死，仲雍繼立。又生於伯夷之前，而疑其稱逸民。列諸叔齊之下，為是。朱、張或謂荀卿所謂子弓，非矣。荀卿以孔子子弓並稱，而為聖人，則為仲弓也。非朱、張也。言中倫行中慮，蓋其言行暗合。聖人之倫慮也。倫字見詩正月。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踏。維號斯言，有倫有脊。樂記曰：樂者通倫理者也。又曰：論倫無患，樂之情也。又曰：樂行而倫清，是必古言，未審何謂。

此子乃

思之

次第如

此解書

有不可解

者乎可。焉意如不枉等倫是。有倫益絲
 以絲終始竹以竹終始。乾以乾終始。歌以歌終始。各
 有條理而不紊。是倫也。如人有五倫。蓋父子有父子
 之道。君臣有君臣之道。夫婦有夫婦之道。不可得而
 同。是所謂倫也。道不可一槩論矣。有通於一切者。又
 有不通於一切者。如可則仕。不可則去。是君子之大
 義。通於天下者也。如柳下惠之言。乃非君子之大義
 焉。然先王之道。亦有若是者焉。辟諸小德之川流。豈
 是之謂邪。又曰。慮思慮也。中慮言有意義合人心。亦
 未足以稱柳下惠少連矣。蓋慮者委曲以行。不以直

遂也。古聖人之行。亦必有時乎有之。如孔子之於陽
 貨。是也。柳下惠不直義以行。乃委曲以合乎道者。亦
 暗合於古聖人之慮也。其斯而已矣。言自此之外。別
 無可稱者也。孟子以柳下惠為聖人。其過可知。己虞
 仲夷逸。隱居放言。則其言莫有可取者矣。但其所以
 隱居者。在潔其身。是合於古聖人之道。故曰身中清。
 孟子曰。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
 潔其身而已矣。可見潔身者。亦古聖人之一德也。唯
 潔身而已矣。言行皆無可觀。故不曰行而曰身。然其
 所以。絕皆居者。亦合於聖人之權。故曰發中機。我

子曰公孫丑篇

四之時孟子萬章篇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見中
庸

晨門口憲問篇

則異是者此時孔子不仕故引語遂民而耶
其所以異也無可無不可者朱註引孟子非也孟子
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
速此孟子以孔子對伯夷伊尹一出隱言之言其
不拘一端也而所謂可字以義之可否言之豈可
以解此章乎又如聖之時者也亦謂溥博淵泉而時
出之皆非此章之意矣此章之意伯夷已下七人皆
道不可行而隱矣孔子則異於此焉道大德宏故在
孔子則無道不可行之世也故孔子之仕非必以道
可行也其隱亦非必不可行也晨門口憲問篇

孔子先進篇

卷外集經說

夫謂賈疏共見有司微

為之者與孔子曰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凡此
不可皆以道不可行言之與此章可不可同義學者
察諸按蔡邕石經其斯而已矣作其所已乎則已以
同言惠以之也

亞飯三飯四飯升庵引白虎通而謂王有平日食晝
食晡食暮食殊不知亞飯之亞如亞獻之亞每食皆
有亞飯三飯四飯而升庵以四食配四飯可謂謬矣
特牲饋食禮曰尸三飯告飽者三合為九故鄭玄謂
士九飯大夫十一飯其餘有十三飯十五飯賈疏謂

三飯天子十五飯士之祭有亞飯三飯而

不須作也。並會三飯四飯為祭。奏樂備尸食之。官者審矣。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孔安國曰：施，易也。不以他人之親，易己之親，未穩。韓愈筆解：施當作弛。朱註曰：陸氏本作弛，福本同。今且從之。祇其解曰：弛，遺棄也。非矣。韓愈曰：不弛慢為是。不使大臣怒乎？不以孔安國曰：以用也。

周有八士。包咸曰：周時四乳生八子，皆為顯仕，故記之。爾邢昺曰：鄭玄以為成王時。劉向、馬融以為宣王

時。升庵引汲冢周書克殷解，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乃命南宮百達史佚遷九鼎。三巫疑南宮忽，即仲忽。南宮百達，即伯達也。尚書有南宮括，疑即伯适也。則八士皆南宮氏也。以為成王時人，近之。張橫渠曰：記善人之多也。是或然矣。蓋與殷有三仁同辭。然是於論語無干。意者古人偶得古人一二言，欲記之，乃記諸論語篇末空處。如此篇周公以下及邦君之妻章，色斯舉矣。章是也。後人尊其師傳，故併傳之耳。四乳生八子，亦以白。仲叔季季相並云爾。然世

復生必殺其

原

貴物也

此

彈邪

子

論語徵

